



通俗演唱叢書

識時務者

話劇

胡零著

華東人民出版社

內容介紹

東北一家私營電料行經理沈蘭亭，是個違法的資本家。三反五反運動開展後，還想攏絡職工，抗拒坦白。職工張廣福拒絕接受賄賂，隨時察看，隨時留意，隨時檢舉。沈蘭亭說：『好像到處都有眼睛盯牢他，』焦躁不安。

他的兒子沈幼蘭，原是混進工會組織的坐探，在這次運動中被揭發後，工會幹部爲了挽救他，要他動員沈蘭亭坦白。沈幼蘭認識了政府政策，深受感動，終於動員他父親寫了坦白書。

某機關職員李子玉，過去受這些違法資本家的引誘，受賄、貪污。在三反中坦白後，用計向資本家追回贓物，當然也檢舉了他們的罪行。

另一個大奸商姜仲華，做了很多危害人民的罪惡，至死不悟，阻止旁人坦白，妄想混過關後再繼續狠狠的幹，這個大盜竊犯正想逃跑時，終於由政府緝密掌握材料下把他逮捕了。

· 沈蘭亭到此時才體味到政府的政策：『萬幸，萬幸，幸虧早一步坦白了！』

這個戲揭露了違法資本家的滔天罪行和醜惡的本質。同時，給違法資本家明確的指出了只有徹底坦白才能得到寬大處理。

時間 舊曆年的除夕。

地點 在東北某一個城市裏。

人物 沈蘭亭 私營電料行經理。四十多歲。(簡稱沈)

姜仲華 奸商。五十歲上下。(簡稱姜)

李子玉 某機關職員。三十來歲。(簡稱李)

沈幼蘭 沈經理的兒子。二十多歲。(簡稱幼)

張廣福 做飯的大師傅。五十多歲。(簡稱張)

人民警察 一人。(簡稱警)

佈景 電料行二樓上沈經理的住宅，這原是接收的財產，由沈經理向政府租用。房內一門通樓下，一門通寢室，四壁雖然曾經粉刷過，但仍可看出因年久失修破損的遺迹。一間不太大的房間，正中擺着桌椅，四周角落裏散放着一套半新不舊的沙發。在一張寫字台上，零亂地放着一些文具，桌角安着一架大收音機。正面是四扇大玻璃窗，透過窗子可以看到窗外的電桿、電綫和樹梢上沾滿積

雪的枯枝以及輝煌耀目的路燈。外面正在風雪交加，遠處的建築物若隱若現。

幕啓 室內靜悄悄地。沈經理心神不安地獨自蜷曲在沙發的一角讀着報紙，他的身上腳下前後左右幾乎讓報紙都埋葬起來了。猛一看去，使你簡直不知道沙發上還有人坐在那裏。遠處零零落落地響着爆竹聲。

沈（煩躁地把手裏的報紙撕碎，從沙發上跳起來）噯呀！人民日報，東北日報，進步日報，光明日報……一版，二版，三版，四版，怎麼淨是這些玩意兒！堅決徹底，雷厲風行，大張旗鼓，不是反貪污、反浪費、反官僚主義，就是反行賄、反偷稅漏稅、反盜竊國家資財、反偷工減料、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。（嘆口氣）唉！這上上下下，〔三反〕〔五反〕，關裏關外，四面八方一齊來，可真把我算反的走頭無路了，這怎麼辦？

張（在門外聲）沈經理！

沈（一驚）誰？（急忙拾起散在地上的報紙）

張（端着一托盤涼菜，圍裙上插着三四瓶啤酒，推門進來）到時候了，菜都做好了。

沈（鎮定了一下）還早吧？

張 (把酒菜推到桌上)樓下的鐘已經八點半了。

沈 (看看錶)噯呀!可不是都八點半過五分了。他們大夥去開會還沒回來嗎?

張 沒有。

沈 怎麼到這時候了都還不回來呢?

張 那誰知道!

沈 大年三十晚了,還不讓大夥熱熱鬧鬧地過個鬆心年,工會又找大夥開什麼會?

張 那誰知道!

沈 找他們商量什麼?

張 不清楚。

沈 你沒去開會?

張 本來要去,總是抽不出空兒來。

沈 (試探地)你對咱櫃上也有意見嗎?

張 有幾條。

沈 好,你先說出來我聽聽!

張 我也別說,你也別聽,你做的事兒比我更清楚。你坦白你的,我檢舉我的,咱們兩便。(轉身要走)

沈 (喊住)張師傅!(從袋裏掏出一疊鈔票來)你辛辛苦苦地忙活了一年,給你把這帶回去,讓大人孩子

們也跟着過個富裕年吧。

張 (望着沈的臉)這是給我的什麼錢?

沈 你這一年來起五更睡半夜,煙燻火燎的也不容易,你是指着身子當地種的,咱們櫃上雖然今年賺頭不大,可也不能虧了你呀!有飯大家吃,有錢大家用,你收起來吧!回去給家裏好添補點年貨。

張 什麼年不年的,還不是那麼回事!我一家三口雖然是指着我一個人掙飯吃,可是日子也過得並不壞呀!一回到家裏,暖和房子熱乎炕,不缺吃不缺燒,一家大小身上囫圇圖圇地不露着肉,比起早頭來真是強的多了。

沈 (硬塞到張的衣袋裏)噯!給你你就帶上嘛,還客氣什麼!噯,酒打回來沒有?

張 打回來了,兩個七斤半的大瓶子都灌的滿滿的了。

沈 好,等大夥開會回來好痛痛快地過他個年三十兒。(拿起桌上酒瓶看看)你到對門廣成號拿他兩瓶白蘭地來。

張 好。(掏出錢來看看)經理!這都是給我自個的嗎?

沈 (笑了)那還有誰的!

張 怎麼這麼多?

沈 你就拿去花吧！這算不了什麼。

張 不，你往年沒有給過我這麼多的錢，今年你給的這些足夠我掙半年的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你不把話說清楚了，我可不敢要。

沈 往年因為咱櫃上生意不好，開支又大，沒賺多少錢，所以讓你們也跟着遭了些難。今年由於大夥忠心保國，精打細算，總算賺了幾個錢，應該給大夥多酬勞酬勞。

張 大夥都有嗎？

沈 還沒都給呢。

張 那為什麼先給我？

沈 沒什麼，因為我這人粗心大意，有很多不到的地方，我還託付你在背後跟大夥多說上幾句幫辭兒話呢。

張 你知道，我這個人是肚子裏吞擗麵杖，一個直腸子的人。真是灶王爺上天有一句說一句，沒的我也不添，有的我也不去，從來不會扯閒老婆舌頭。

沈 那對，我就是喜歡這種人，另外我還託付你一點事兒。

張 什麼？

沈 你在背後要是聽到大夥對我有什麼反映，早點兒透給我個信兒，我好去坦白！

張 什麼？現在正在『五反』，你想買我給你裏外跑腿兒、通風報信兒呀！這我可不幹，（扔下錢）把錢給你吧，你另找別人，這事我老張幹不了，我也不是那號人。（急急跑下）

沈 （拿起錢來）喂！老張師傅！（見已走下樓去）真沒見過這號人，財神爺送上門兒還有往外推的！這年頭變了，人也變了，哼！你去檢舉，小辮子沒抓在你手裏，我看你檢舉什麼？（把錢恨恨地摔在桌上，走過去坐在沙發上，點上一枝紙煙吸着，隨手擰開收音機，只聽正在播送一段快板）

聲 太不該，太不該！
你手摸良心想一想：
政府哪點待你壞？
生產少資本，
銀行來借貸；
缺少啥原料，
給你運了來；
成品沒銷路，

想法給你賣。

國家利益你不管，

一心只想發橫財，

陰謀詭計巧安排，

公家人員遭陷害，

國家建設你破壞，

社會前進你阻礙。

快快快，快坦白！

紙裏不能包住火，

雪裏不能把人埋，

還不快點講出來！

你躲到哪裏也脫不過，

什麼花招也吃不開，

老老實實地快坦白，快坦白！……

沈（煩躁地關上收音機，站起來扔掉半截紙煙）咳！怎麼淨是這些玩意兒，弄得我真好像一口吞下二十五個小耗子兒，百爪撓心癢，這是怎麼說的！（在屋裏不安地走來走去）

〔沈幼蘭急匆匆地一頭撞進來。〕

幼（拍打着身上的雪）外面雪下的真大！

沈 (捏着一把汗)工會找大夥又是開什麼會?

幼 還不是那碼事。

沈 (不耐煩地)哪碼事?

幼 反行賄、反偷稅漏稅、反盜竊國家資財、反偷工減料、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唄，還用問!

沈 咱櫃上的人在會上說咱什麼沒有?

幼 那還能漏了!

沈 (一驚)他們怎麼?……

幼 把咱檢舉了唄。

沈 (急問)檢舉了哪幾條?

幼 (走去拿起茶壺倒水喝)你讓我喝口水飲飲嗓子，再告訴你老!

沈 (迫不及待)噯呀!別人急的火都上了房，心都快打嗓子眼兒跳出來了，看你的花樣倒不少!快說嘛!

幼 (喝完水把杯子往桌上一放)說啥，還不是咱們上回給郵電局那批定活偷工減料……

沈 (接口)這件事咱在前天已經向政府坦白過了。還有?

幼 咱八月前兒賣出去的那一箱子燈泡，沒開發票……

沈 這咱也坦白過了，還有？

幼 姜仲華倒賣給咱們的那四個多億的電滾子沒上稅。

沈 (一驚)怎麼？這也翻騰出來了，還有沒有？

幼 還有那電綫的事兒。

沈 (變色)什麼電綫？

幼 九月底咱買進來的那批電綫沒上稅唄。

沈 (擔心地)沒有提咱們跟你二大爺合夥給麻袋廠安裝的那件馬力綫的事兒嗎？

幼 還沒提。

沈 (鬆口氣)那就好，那就好！讓你嚇的我心裏一格登，阿彌陀佛，謝天謝地，幸虧咱們早已看透了這步棋，先把那幾件事向政府坦白過了。要不然將這一軍，還真糟了呢，這一關總算脫過去了。

幼 脫不過去，今天在會上聽那口風，政府這回是下定決心，幹個徹底，看樣子怎麼也隱瞞不下去的。

沈 哪裏！不聽說從明天起運動就停止了嗎？

幼 誰說的？那是爲了讓大家過過年，初六一過，更要大張旗鼓地搞呢。

沈 你別又來嚇唬我。

幼 信不信由你，你老往後看吧。

沈 還不糟了嗎？

幼 誰說不是！

沈 你來的時候大夥散會沒有？

幼 才散。

沈 那他們怎麼還不回來？

幼 大會散了還要開小會。

沈 還要開什麼小會？

幼 還不是動員大家打破顧慮，起來檢舉。

沈 （搖頭）不妙。

幼 爸爸，我看咱就徹底坦白得了，省得整天把心提溜到嗓子眼兒上啦。別的幾樁私弊事兒都坦白了，還留下這麼個小尾巴，何必呢？

沈 你知道這並不是小尾巴，這是大腦袋呀！

幼 不管什麼，晚說不如早講，留半截不如連鍋端，留下這病根兒，早晚也得出膿水兒。

沈 （搖搖頭）不妥，不妥。

幼 你老看現在這個陣勢，不坦白是不行啦。共產黨辦啥事兒都是有頭有尾的，別等着讓別人給檢舉出來那可懊悔啦。

沈 那馬力綫的事兒，是你姜二大爺包的工，咱要是不講，他是刀擱在脖子上也不會自個兒端出來的。

幼 你老能保險那監工員李股長也不坦白？

沈 他在這裏頭前前後後一共吃起來的就有一千多萬了，另外你姜二大爺還答應他五個小金元寶，雖然還沒過手，這是扣在罩裏的魚了，他能那麼傻？再說我們三個訂好了『攻守同盟』。

幼 什麼同盟也靠不住，就是他不講，咱賣給蕨袋廠的那批馬力綫都是殘貨，吃不住電力，早晚得出事兒，查出來，就不得了。使賊錢，喝涼酒，早晚是病呀！

沈 正因為這樣我才摸不清底細，那蕨袋廠是爲了裝大米給志願軍往朝鮮運的軍事生產，咱一說出來，誰知道該個什麼罪名？

幼 有一得一，咱現在自個兒先坦白了，白賺個寬大。不然等一出了事兒，讓人檢舉出來，那罪名就更大了。

沈 算了，別囉嗦了，我心煩死了。到那山砍那柴，過那河脫那鞋，到那一步說那一步吧。

幼 到那一步後悔可就晚了，你要是怕面子難看，不願出頭，我替你老去向政府坦白。

沈 (眼一瞪)什麼?你再說一句!(幼不語)好啊,我這兩年多以來,東廟裏燒香,西廟裏拜佛,求爺爺告奶奶,請了張三請李四,好不容易把你架弄上個什麼小組長。你倒好,弄了停當,胳膊肘往外拐,翻臉無情地要檢舉起你親娘老子來了,啊!(一拍桌子)你給我滾!

幼 怎麼,我好心好意勸你老,倒反叫我滾,滾,他們才叫我滾呢!

沈 放屁,只有我可以叫你滾,還有誰有權叫你滾!

幼 你老還蒙在鼓裏,我這個假小組長給拆穿了。

沈 (大驚)怎麼……好厲害,連你這個小組長也反出來了!他們怎麼說?

幼 資產階級派進去的坐探,狗腿子。要把我轟出來,幸虧……

沈 (緊接問)幸虧怎麼?

幼 工會幹部教育我,啓發我,要我立功贖罪,要我檢舉你老,勸你坦白,不然罪上加罪。

沈 厲害,厲害……

幼 我跟你親父子倆,還能有什麼外心?自從你老把我塞進工會以後,不管大會小會上聽人家講的都是

真情實理，我怎麼能把良心昧起來？再說你老睜開眼看看，現在外面『五反』鬧的像臘月的西北風似的，越颳越緊，不坦白能熬得過去嗎？咱們別再不識時務了，我不願你老陷在泥坑裏拔不出腿來！

沈 這麼一來，讓我怎麼見你姜二大爺？

幼 現在是姊妹倆出嫁，各人顧各人，咱淨顧他，誰顧咱哪？咱怎麼能跟他比呢？他是一張辦公桌、一把轉椅、半套破沙發起的家；門口上掛個建築公司的空招牌，鬼知道他才有多少本錢！（一口氣說下去）他全憑着坑、崩、拐、騙、溜、舔、奸、滑、走私漏稅、投機倒把、偷工減料、扯扯拉拉，他跟自個兒親爹都沒實話，逮着禿子也撓一把，賣涼水都要攪點兒假……

沈 （申斥）你別胡說八道，留神讓外人聽見多不好！你姜二大爺跟咱是多少年的交情了。

幼 什麼叫交情？經他手買進來的那批電滾，欠他四個來億，他怕咱坑了他，一天拿電話催八百遍，剛才還來電話要呢。

沈 年關到了，誰不用錢！他這是跟咱，要攔在別人身上，說不定得使出什麼花招呢，跟咱還不好意思。

幼 哼！沒要死咱們。

沈 你又抓到人家什麼把柄了？

幼 他跟咱合夥賣給蘆袋廠的那批電綫，你老說一共賺了多少錢？

沈 一共兩個億，跟咱二一添做五批的呀。

幼 哼！兩個億？讓結巴嘴來數吧！幾個兩個億？

沈 誰說的？

幼 我還沒說完呢。

沈 你怎麼知道？

幼 今天下晚兒，我在街上碰見了他們的會計老王，拉我去吃小館子，他多喝了兩盅酒，嘴沒把門兒的，不留神露了兜，告訴我實情是賺了整十個億呢！我怕讓旁邊客座聽見，沒敢仔細往下問。

沈 真事兒？

幼 那還能假了！

沈 （一拍桌子）好！

幼 好什麼？

沈 咱們收買電綫那四個多億這下可有着落了。

幼 怎麼？

沈 等會兒他來了，我當面問問他，他要不給我，把錢吐

出來，看他拿屁股見我。

幼 問什麼！他那兩片子花花嘴兒，能跟咱說實話！咱反正啞巴吃扁食，心裏有數算了。

沈 不行，我不能讓他不明不白的把錢一個人揣進腰包裏，出了事兒，我白跟着吃爪絡兒。

幼 要不說，咱打自己的主意嘛，向政府一坦白，把咱吃的那份兒錢退給政府，讓蘇袋廠趕緊把安裝的電綫檢查一下，重換新的，快點脫開這場是非。

沈 （有些動搖）這麼辦好麼？

幼 好。除此之外再沒別的路。

沈 （猶豫地搖了搖頭）不行，前幾天我跟姜仲華、李股長三個人在一塊發誓賭咒地訂過條件，誰也不許單個兒坦白。這一來說了話不算話，連點兒信用都沒有，讓外人知道了笑話。

幼 唉，你老要不坦白，等讓別人給檢舉了，那才看咱的大笑話呢。

沈 （沉默半晌，覺得有道理）好吧，我先寫出一份兒坦白書來，回頭要是一看風頭不順，再趕緊送去。（坐在桌椅前取出紙筆，擰開台燈，回頭對幼）你給姜仲華和李股長打個電話，問問他們還來不來，不來